

“裸捐奶奶”:托起寒门学子求学梦

从1990年当环卫工起,她把“脏乱街”扫成“示范街”,更用多年拾荒所得助学捐出40多万元,托起百名寒门学子的求学梦。如今,这位“裸捐奶奶”依旧没停下脚步,依然在奉献爱心的路上。

从“3点半到岗”到“示范街”

1990年1月,43岁的李玉坤成了山东文登环卫站的临时工。那时家里难:丈夫重病、母亲瘫痪、两个女儿还在上学,可她却主动挑了最棘手的步行街。

“单位要求5点半到岗,我3点半就来,趁人少多扫几遍。”她回忆说,那时候手里的扫帚,一个月能磨秃两把,脚上的布鞋,半年能穿破10双,每天来回清扫20多趟,硬生生把满是油污、杂物的“问题街”,扫成了全区有名的卫生“示范街”,她带的班组还评上了“省巾帼文明岗”。

日子再苦,她也没耽误过一天工。2013年,常年扫街时凉饭凉水泡着吃,她患上了肠胃糜烂,肚子疼得吃不下饭,还硬撑着扫了3天。2014年,单位体恤她的身体,安排她去看大门,上1天休3天,可她闲不住,值完班就推着三轮车捡废品,“能多攒点,就能多帮一个孩子”。

如今,35年过去,她从“年轻李姐”变成“李奶奶”,可那份认真的心从未变过。

从“捐被子”到“裸捐养老金”

李玉坤的爱心之路,始于1986年的一场“雪中送炭”。那年,丈夫突患重病,巨额医疗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,是厂里报销费用、工友们凑钱、乡亲们送吃送穿,才帮她渡过难关。“大家帮我撑过最难的时候,我得用一辈子还这份情。”这份感恩,成了她行善的起点。

1998年丈夫去世,同年长江发洪水,李玉坤翻出给女儿准备的结婚被面和棉花,连夜缝了一床厚棉被,又拿出当月的200元工资,一起送到了捐款点。“别人难的时候,咱不能不管。”

从那以后,她的助学路就没停过:1999年,把2000元奖金和5年熬夜刻花边攒的1200元捐给“温暖工程”;“非典”时再捐1300元;玉树地震救灾捐3200元,抗击疫情捐10400元;就连政府给的5万元养老金、

社会资助的68500元,她一分没留,全捐给了贫困生。

为了多帮人,她把“省”字刻进了生活里。自己住的老房子没怎么装修,衣服穿到起球还在穿。夏天捡废品,蚊子咬得满腿包也舍不得买花露水。可对学生们,她却格外大方,给孩子寄学费时从不少一分,听说哪个孩子缺书本,立马去书店买好寄过去。“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两闺女没念成书,不能让别的孩子再因为没钱断了念想。”说起这话时,她声音哽咽了。

不回回报只盼孩子好

2010年4月,即将大学毕业的小康第一次见到李玉坤时当场红了眼。从2006年起,李玉坤通过“社会妈妈”活动资助小康,4年里书信不断,却从没提过自己的工作。那天看到李玉坤拿着扫帚在街头清扫,小康又震惊又愧疚,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要报答,可李玉坤却笑着抹掉她的眼泪:“不用报答,你好好工作,为社会做事,比啥都强。”



李玉坤在环卫站工作时的照片。

这样的事情,在李玉坤的助学路上还有很多。2001年至今,她累计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学生,共计捐出40多万元。如今不少孩子成了公务员、白领,有人成家后特意回来想接她养老,都被她婉拒了:“我自己能照顾自己,你们过好小日子,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”不仅如此,2014年她还和两个女儿商量,一起签了遗体捐献登记证书:“活着的时候帮人,走了也能再尽份力,值了。”

2023年,“李玉坤好人文化角”在社区设立,她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,不少人跟着她一起捡废品助学。“只要我还走得动,就会一直帮下去。”夕阳下,她推着三轮车的身影慢慢拉长,橘红色的工装在余晖里,像一团温暖的火,照亮了更多人的路。(综合新黄河客户端、《济南时报》)

此爱胜血亲:七旬继父30年照顾病女不离弃

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凤凰街李子园社区何家巷六楼李国华家里,家具物件归置齐整,磁砖地板光亮洁净。76岁的李国华从洗衣机里拿出洗完的床单到阳台上晾晒。女儿丹丹安静地坐在沙发上。很难想像,这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女。



重组家庭,视继女如己出

1974年经人介绍,离异且带着大女儿的李国华与肖国清相识交往。肖国清当时也是离异状态,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丹丹,渴望有个依靠。1975年,李国华和肖国清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,李国华对肖国清的女儿丹丹视如己出,肖国清也对李国华的大女儿疼爱有加,就这样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。

幸福的日子过得很快,一转眼孩子们渐渐长大了。1992年,丹丹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,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便到煤矿上做起临时工,可丹丹却始终没有从高考失利的

心理阴霾中走出来,整天闷闷不乐,有时还经常发呆,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。李国华夫妇也带着丹丹到本地医院求医问诊,起初丹丹的病情还不重。之后,他们夫妇发现丹丹的症状日渐加重,只好带丹丹到外地大医院求医问诊,最终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,需要长期治疗。

连遭厄运,对亲人不离不弃

患病后的丹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,一旦脱离家人的照顾她就会变得狂躁易怒,有时还会大声哭泣,照顾丹丹成为夫妻二人日常生活的重心。麻绳专挑细处断,厄运专找苦命人,1995年,肖国清查出身有肾病,后来病情加重,恶化成了尿毒症,照顾家人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到了李国华一人身上,一边是需要持续关怀的妻子,一边是时刻离不开人照料的女儿,李国华被厄运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肖国清患病后,身体异常虚弱,需要长期打针、吃药。每次看病,李国华总是背妻子上楼下楼,回家后还要熬药、做饭,他承担了全部家务。只要打听到哪儿有好医生,他就背着妻子去看病,还安慰妻子放宽心。这边刚刚照顾好妻子,那边又要耐心地哄丹丹吃饭、服药,陪她散步。就这样,李国华照顾了妻子17年。

妻子临去世前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走后,丹丹会由谁来照顾,毕竟丹丹和李国华没有血缘关系,为此忧心忡忡。李国华看出了妻子的担心,一再宽慰她:“你放心,这么多年了,我和丹丹是一家人,只要我在,就会把丹丹照顾好。”

大爱无疆,彰显父爱深沉

2012年,妻子肖国清离世。在妻子离世后的岁月里,李国华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,又承担起母亲的职责,依旧无怨无悔地照顾着丹丹的日常生活。

丹丹会套被子、能洗夏天的衣服,但不会用洗衣机,不

会用灶具,更不会做其他的家务活。妻子患病时,李国华没离开过妻子一天。现在为了照顾丹丹,再也未曾离开过家里一天。

丹丹的病情必须每天按量服药,李国华每天都会过问丹丹是否吃了药,听到她说“吃了”也并不能放心,还要时刻注意观察她的情绪。如果一两天她都不说话,或者不愿吃饭,就有可能没吃药,那就一定要看着她服药才能放心。

岁月催人老,现年76岁的李国华,身子骨没以前硬朗了,还患上了糖尿病和高血压。近来,他也像妻子那样愁思绵绵,万一自己走在丹丹前面,谁愿意接力照顾她的余生呢?他还反复叮嘱大女儿、小女儿:“爸爸要是走了,你们一定要把丹丹照顾好。”

尽管李国华与丹丹之间并无血缘关系,但深厚的亲情与无私的大爱,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他用自己行动完美诠释了“父爱如山”的深刻含义。(综合中国文明网、江西手机报萍乡新闻)

《太平年》给影视行业带来的三重震动

当一部历史剧不再是碎片化时代的娱乐消遣,而成为全民追剧、全网热议的文化事件,年轻观众自发去杭州保俶塔献花纪念,掀起五代十国历史热,它所激荡的波澜便远超剧集本身。

1月23日晚,重大历史题材剧《太平年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甫一开播,便火爆全网。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联播等全国权威媒体重磅报道,热度登顶,更在众多平台掀起《太平年》解读热潮,被观众誉为“难得一见的历史剧细糠”“真正让人触摸到历史脉搏的史诗巨制”。这波现象级追剧热背后,《太平年》以其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度、制作精度与思想深度带给影视行业三重震动。

震动一是叙事革新,以“不简化”的魄力重塑历史剧美学标高。《太平年》将镜头对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又纷

繁复杂的五代十国时期,聚焦“纳土归宋”这一深刻体现中华文明和平性与统一性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它摒弃快餐式的叙事套路,敢于采用半文半白、考究典雅的台词,敢于铺陈庞杂的历史人物群像,敢于深入描绘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、经济生活与文化肌理。

观众发现,追剧《太平年》需要一份耐心,如同慢品陈茶,初入或许艰涩,但回甘无穷。这种“不简化”,恰恰是对历史的尊重,对观众智识的信任。它成功以“大历史观”和“人民史观”将宏大历史落地于具体可感的人物命运与时代呼吸,让钱弘俶“何以纳土”、赵匡胤“何以立宋”的历史抉择,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冰冷结论,而是根植于乱世苦难、源于历史大势、民生关怀、充满人性张力的必然之路。这种叙事革新,证明真正的历史

质感与深邃思想,本身具有强大的戏剧魅力和吸引力,为历史剧的创作打开了新的空间,树立了新的美学标杆。

《太平年》带来的第二重震动,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工业水准,升维了国产剧集制作边界,树立了重大历史题材剧的制作标杆。该剧行业之先,采用超高清技术摄制,成片首次应用广电总局2024新标,打破好莱坞杜比标准垄断,呈现出沉浸式超级视觉,被业内外赞誉“电影大片质感”。

“看《太平年》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,看不懂就去查,查完再看,才明白这段历史的厚重。”正如网友的评价,《太平年》最具开创性、也最具时代价值的第三重震动,莫过于《太平年》主动拥抱技术变革,引领了一场“AI时代的剧情



考究与互动性观剧革命”。这标志着剧集的社会文化使命,从单向度的传播与教育,升维为双向奔赴的对话与共创。

无数观众一边追剧,一边随手打开AI助手或搜索引擎,查询“五代叉手礼”“吴越国保境安民政策”“冯道为何历仕多朝”,实时完成知识补给,深入剧情肌理。社交媒体上,围绕历史细节、人物评价、事件解读的讨论如火如荼,“跟着《太平年》学历史”“太平年小剧场”自发整理知识点,形成“观剧一考究一讨论一分享”的良性循环。

(摘自《山西晚报》1.28)

聂耳与爨碑

此客气,我倒是不想到。

聂耳把云南龙颜古碑拓片送给了黎锦晖的父亲,黎父在两天后就写了六张字送给聂耳,让他觉得很意外。这一是说明云南龙颜古碑拓片当时在上海很稀奇,二是聂耳对书法的研习、鉴赏有一定水平。这里说的“云南龙颜古碑”全称叫作“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(cuàn)使君之碑”,简称“爨龙颜碑”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“大爨”。这块碑始立于公元458年,碑通高3.38米,上宽1.35米,下宽1.46米,厚0.25米。碑额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浮雕,下部正中有穿,左右有日月浮雕,日中有三足乌,月中有蟾



▲“爨龙颜”碑(局部)

聂耳在日记中,记录了3次赠送云南古碑拓片的故事。如1931年12月《聂耳日记》写道:

送黎老太爷一个云南龙颜古碑,他高兴极,听说他要写对子送我。

老太爷真的送我六张字,写得很不错。他对我如

冯梦龙小说开启俄译中国文学之门

1763年,冯梦龙小说《庄子休鼓盆成大道》俄译版本进入俄国,开启了中国文学俄译的先河。为何是冯梦龙的小说,而不是唐诗宋词、“四大名著”等更为中国人认可的中国文学经典最早进入俄国?

实际上,俄国传播者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的转译、改写和改编等行为,都显示出其贴近受众、中为俄用的传播策略。18世纪的俄国文学因为时代的巨变,思

想理念、体裁形式和题材内容诸方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。随着期刊迅猛发展,甚至遭到“期刊使书籍消亡”的指责,俄国文学的题材内容随着期刊事业的发展进入“挺进大众化”时期。此时,冯梦龙反映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、具有市民文学色彩的通俗小说恰逢其时,得以受到俄国出版者、翻译者的关注,并借由俄国期刊而成为最早面世于俄国文坛的中国文学作品。

同时,18世纪是俄国启蒙运动时代,俄国启蒙文学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形成道德规范,纠正不良品德”,因此便不难理解,带有世俗道德谴责倾向的试妻故事《庄子休鼓盆成大道》,谴责贪婪自私、劝人仁爱向善的《吕大郎还金完骨肉》,以及警醒道德败坏者的《玉娇鸾百年长恨》等反映市民阶层道德观念的作品,会受到俄国文坛的青睐。

至于“信”字演变成物,成为一封信的信,是近现代的事,历史年限不是太长。(据人民网 一名/文)

在我国古代,“信”不是信件信函的意思,而是指送信的人。这里的送人既包括递交函件和传递消息的人,也包括外交使臣。

《史记》:“说楚王发信臣。”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:“谢玄淮上信至,看书竟,默然无言。”古乐府诗曰:“有信数寄书,无信心相忆。”《资治通鉴》:“宜急追信改书。”《越绝书》:“越绝粮,使素忠为信,告崇于吴。”等等。上文中的“信”都是使者,即送信人的意思。文中的“书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。

“家书抵万金”“答友人书”,以及鲁迅先生的《两地书》,还有今天仍在用的成语“鸿雁传书”中的“书”,都是信的意思。既然“书”是信的意思,那么古代的书一般是用什么代替的呢?

我们知道,古代的“书”是刻在竹片上或木片上的,刻在竹片上的书叫“简”,刻在木片上的书叫“牍”,这里的“简”“牍”以及把它们装订成册的“册”就是古代的书。

古人写信,一开始也写在木板上,写信的木板长约一尺,故称“尺牍”,“尺牍”就是古代的书信。为了与“简牍”区别开来,人们把作为书信的“尺牍”叫作“检”,在“检”上签字称为“署”,现在的“署名”就是由此而来。有的“检”上还有一块凹陷的装饰叫作“函”,这就是今天“信函”“函件”的来源。

至于“信”字演变成物,成为一封信的信,是近现代的事,历史年限不是太长。(据人民网 一名/文)

古代的「信」是人不是物